

名人随笔精品

乡情卷

让回忆串起岁月的珍珠

编织出流逝的美丽年华

让笑声拾起旧时的脚步

描绘出久远的人生倩影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·乡情卷

叶思根 编选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人随笔精品/叶思根编选. —2 版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6

ISBN 7-207-03877-1

I. 名… II. 叶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近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12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6758 号

责任编辑:魏杰恒 杨雪萍 李兵

封面设计:meimei 每梅

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·乡情卷

叶思根 编选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)

北京市顺义区康华福利印刷厂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7

字数 130 000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2006 年 6 月 1 日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 - 3 000

ISBN 7-207-03877-1/G·738

总定价:236 元 (全八册)

乡魂一缕入梦遥

(写给读者)

今年夏天，我的儿子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临行前，我妻特地从家乡带了一小袋泥土、一小瓶水给儿子，嘱咐他到巴黎之后，将泥土撒在住地周围，而把水加入当地水中慢慢喝掉，说这样才会“服水土”，少想家。不久，儿子从巴黎来信，说由于办理入学手续等等原因，一连换了四五个住所，还没有正式安顿下来，因此带去的“水土”还没敢动。大约由于这个缘故吧，几乎夜夜梦到家乡，天天思念亲人。这段话虽然是现代青年人的一种幽默，透露出几分天真，却也说出了几分心里的感受。记得前不久，一位年长的同事，女儿赴美国留学，写回信来，他特意拿给我看看。信中介绍了美国那所大学校园宽阔、幽深、美丽，犹如一座森林公园，最后却写道：“尽管这里很美，我却有一种孤独感。总感到，这一切虽好却不属于我，我虽身在此地，却并不属于这里。”寥寥数语，一

种幽幽的思乡之情透过纸背，令人难忘。

说起来，人的一生，自生而来、至死不息的情感，大抵只有两种：一种是对母爱的依恋，一种就是对故土的眷顾。而故乡与母爱亲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几乎难以分清。男女之情爱炽烈辉煌，却只有人到青年之时才会发生，而且需要不断地精心呵护才会久长。乡土之思融合着母爱之恋，却是人呱呱坠地之始，便浸濡其中，长于斯，成于斯，那里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石，一屋一舍，一溪一井，莫不浸入骨髓、沉于心底。人的一生中，不论何时何地，何景何境，这种情怀都会与你相伴。这无尽的乡思，如影随形，时而明晰，时而隐约，乐时会突如其来，悲时会幽幽而至，得意时总挂念“衣锦还乡”，失落时总想到“隐居山村”，它既是童时的伙伴，又是青春的秘友，同时也是可以依膝枕臂的老祖母。故乡，是人埋藏一生隐秘的神圣禁地，又是人暗地预约的最后归宿。故乡之思，其实是对真正自我的一种心灵回归。故乡非多，其实只是一种人性本质的返照而已。

读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名家的文章，往往有一种感受：不论多么成功的作家，他最成功的几段文字，总是写自己的故乡的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不论作家们后来见识多么广博，情感有多大起伏，他们内心里深藏的，其实只有故乡，只有对故乡的家不停止的思念。对于文人，后者，也就是故乡之思，便是最美妙的灵感。而现实的故乡，却往往又是一番滋味。不少人，包括许多名人，终生没有再回过故乡，更多的人也只回过一两次，回乡的滋味也多是

乡魂一缕入梦遥

辛酸加失落。这并非是故乡之责，只是人生易老，时光难再，留存在记忆中的故乡，是一种人心的摹影，任何现实都是无法与它相较的。所以更多的人们，是每年都要谈论一番回乡，而始终只是一种计议、一种心愿而已。这也并非是游子之责，只是乡思本来迷离，本来恍惚，唯其迷离恍惚才更叫人沉醉。最好的办法，便是梦返故乡或乡境入梦，半诗半画，半幻半真，一缕乡思，随梦飘逝，醒来虽有失落却更多回味。

至于抒写乡思乡情乡梦的文字，就不像其他的文字多为文人所垄断，而是许多催人泪下的乡思文章出于非职业文人之手。他们的文字清疏直率，情感朴质真挚，同样是大家风范，神来之笔。

人生百转如蓬絮，乡魂一缕入梦遥。我在选编题序这本《乡情卷》时，不禁想到远在巴黎的自己的儿子，和远在美国的别人的女儿，他们是否又在思念家乡呢？但愿游子们都能拥有自己的温馨的乡梦。

叶思根于枫韵堂

目 录

叶思根	乡魂一缕入梦遥	1
三 毛	乡 愁	1
	离乡回乡	4
公 刘	日暮乡关	10
方令孺	忆江南	15
巴 金	乡 心	19
	愿化泥土	21
石评梅	素 心	25
叶灵凤	乡 愁	30
冯玉祥	康格庄	34
朱自清	看 花	43
冰 心	故乡的风采	48
吴伯萧	山 屋	52
余光中	听听那冷雨	57
余秋雨	乡关何处	65
沈从文	我所生长的地方	93
汪曾祺	我的家乡	98

乡·情·卷

陆 蠡	水 碓	106
张爱玲	到底是上海人	109
张中行	衣褐还乡	112
林语堂	童 年	117
林清玄	少年游	128
杨 绛	大王庙	136
郁达夫	还乡后记	140
	江南的冬景	152
周作人	故乡的野菜	156
	乌篷船	159
郑逸梅	树木蓊蔚之小花园	162
胡 适	“糜先生”	165
赵淑侠	故乡的泥土	171
俞平伯	打橘子	179
徐志摩	船 上	185
郭沫若	初出夔门	190
黄永玉	乡梦不曾休	198
萧 乾	花 灯	200
萧 红	永远的憧憬和追求	203
琼 瑶	在老家	205
鲁 迅	风 箏	211
梁实秋	还 乡	214

乡 愁

三 毛

二十年前离开台湾的时候，一个女友交在我手中三只扎成一团的牛铃。在那个时代里，没有什么人看重乡土的东西。还记得，当年的台北也没有成衣卖。要衣服穿，就得去洋裁店。拿着剪好的料子，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国杂志，看中了款式，就请裁缝给做，而钮扣，也得自己去城里配。那是一个相当崇洋的时代，也因为，那时台湾有的东西不多。

当我接过那一串牛铃时，问女友哪里弄来的，她说是乡下拿来的东西，要我带着它走。摇摇那串铃，它们响得并不清脆，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似的，一碰它们，就咯咯的响上那么一会儿。

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，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，可是有，总比没有好，就把它带了许多年，搁在箱子里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。

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，丈夫发觉了这串铃，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，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，将这三个铃铛，穿在钥匙圈上，从此一直跟住了他。

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，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。居住的地区一直风大，那些铃啊，不停的乱响，听着只觉吵闹。不如没风的地方，偶尔有风吹来，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，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，是不同凡响的。

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，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，比咳嗽还要难听，就只有挂着当装饰，并不去听它们。

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，在那物质上吃苦，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。当时，丈夫日也做，夜也做，公司偏偏赖账不给，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，心疼丈夫，反而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。那一阵，两个人吵了又好，好了又吵，最后常常抱头痛哭，不知前途在哪里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，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，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。

这个故事，写在一篇叫做《五月花》的中篇小说中去，好像集在《温柔的夜》这本书里，在此不再重复了。

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，有一天丈夫回来，给了我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。我坐在帐子里，接过这只铃，也不想去摇它们，只是漠漠然。

丈夫对我说：“听听他们有多好，你听——。”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。那一声微小的铃声，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，一丝又一丝余音，绕着心房打转。方要没了，丈夫又轻轻一晃，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

入谷的神音，听着、听着，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，将胸口那堵住的墙，给化了。

这两只铃铛，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奈及利亚工人换来的，用一把牛骨柄的刀。

丈夫没有什么东西，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。唯一心爱的宝贝，为了使妻子快乐，换取了那副铃。那是一把好刀，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。

有一年，我回台湾来教书，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。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，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。之后，把那两只奈及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，用红线穿在一起。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，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。我的家，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，却有了声音，而那声音里，唱的是“我爱着你”。

至于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，而今的土产、礼品店，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。而我的乡愁，经过万水千山之后，却觉得，它们来自四面八方，那份沧桑，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泥土就可以弥补，倒是一个大大方方的问号了。

离乡回乡

三 毛

几天前，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给我来了长途电话，说是宋局长嘱我回国一次，日期就在眼前，如果同意回去，收拾行装是刻不容缓的事了。

起初，我被这突如而来的电话惊住了，第一个反应是本能的退却，坚持没有回台的计划和准备，说六月初当是在摩洛哥和埃及的。

放下了电话，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，向国际台要接了台湾的家人，本是要与父母去商议的，一听母亲声音传来，竟然脱口而出：“妈妈，我要回家了！”

的儿女是没有孝道的。

我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再拨电话去找马德里的刘先生，说是喜欢回台，谢谢美意。

半生的日子飘飘零零也是挡了下来，为什么一提回国竟然情怯如此。

每次回国，未走之前已是失眠紧张，再出国，又是一场大恸。十四年在外，一共回去过三次，抵达时尚能有奢侈的泪，离去时竟连回首都不敢。我的归去，只是一场悲喜，来去匆匆。

在这边，夏天的计划全都取消了，突然而来的琐事千头万绪。

邻居的小男孩来补英文，我跟他说以后不再上课了，因为 ECHO 要回中国去。

本来内向的孩子，听了这句话，便是痴了过去，过了半晌，才蹦出一句话来：“我跟你走。绝对不吵的！”

要走的事情，先对一个孩子说了，他竟将自己托付了我，虽是赤子情怀，这份全然的信赖，一样使我深思感动。

信赖，一样使我深思感动。

朋友们听见我要去了的话，大半惊住了，“ECHO，不可以！你再想想，不可以，你是这里的人了，要去那么远做什么，不行的——”

我说，我仍会回来的，那些人不肯相信，只怕我一去不返，硬是要留下人的翅膀来。

其实在一九八五年之前，是不会永远离开群岛的，放下朋友容易，丢下亲人没有可能。五年之后请求捡骨，那时候心愿已了，何处也可成家，倒不一定要死守在这个地方了。

我通知马德里的朋友，夏天不必来岛上了，那时我已在远方。

“不行的！你讲，去多久？不能超过两个月，听见没有！不能这样丢下我们，去之前先来马德里见面，只我一个人跟你处两天，别人不要告诉——。”

“才回一趟自己的国家你们就这个样子，要是一天我死了呢？”我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还没有死嘛！”对方固执的说。

“马德里机场一见好了，告诉贝芭，叫她来，别人不要说了。”

不到一会儿，长途电话又来了，是贝芭，声音急急的：“什么机场见，什么回中国去了，你这是没有心肝，八月我们岛上看谁去？——”

我是没有心肝的人，多少朋友前年共过一场生死，而今要走了却是懒于辞行。

父母来过一次岛上，邻居想个礼物都是给他们，连盆景都要我搬回给妈妈，这份心意已是感激，天下到处有情人，国不国籍倒是小事了。

那天黄昏，气温突降，过了一会儿，下起微微的细雨来，女友卡蒂狂按我的门铃。

“哗，你也要走了！一定开心得要死了吧！”

卡蒂再过几日也要回瑞士去了。

“惊喜交织！”我哈哈的笑着。

“怎么样？再去滑一次冰，最后一次了。”

“下雨了！再说，我还在写稿呢！”

“什么时候了，不写算了嘛！”

我匆匆换了短裤，穿起厚外套，提着轮式冰鞋，便与

卡蒂往旧飞机场驶去。

卡蒂的腿不好，穿了高低不同的鞋子，可是她最喜欢与我两人去滑冰。

在那片废弃的机场上，我慢慢的滑着，卡蒂与她的小黑狗在黄昏的冷雨里，陪着我小跑。

“这种空旷的日子，回台湾是享受不到了！”深深的吸了口气。

“舍不得吧！舍不得吧！”卡蒂追着我喊。

我回头朝她疼爱的看了一眼，身上用耳机的小录音机播出音乐来，脚下一用劲，便向天边滑去。

“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，燕雁无心，太湖西畔随云去……。”

走了！走了！心里不知拌成了什么滋味，毕竟要算是幸福的人啊！

写了一张台湾朋友的名单，真心诚意想带些小礼物，去表达我的爱意。那张名单是那么的长，我将它压在枕头下面，不敢再去想它。

本来便是失眠的人，决定了回国之后，往往一夜睁到天亮。往事如梦，不堪回首，少小离家的人，只是要再去踏一踏故国的泥土，为什么竟是思潮起伏，感触不能自己。

梦里，由台湾再回岛上来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常去的孤坟。梦里仆跌在大雪山获伊笛的顶峰，将十指挖出鲜血，而地下翻不到我相依为命的人——。

中国是那么的远，远到每一次的归去，都觉得再回来的已是百年之身。

一次去，一场沧桑，失去的人是不该去拾乡的，如果你的心里还有情，眼底尚有泪，那么故乡不会只是地理书上的一个名词。

行装没有理好，心情已是不同，夜间对着月光下的大西洋，对着一室静静的花草，仍是有不舍，有依恋，这个家因为我的缘故才有了欣欣向荣的生命，毕竟这儿也是我真实的生活与爱情啊！

这份别离，必然也是疼痛，那么不要回去好了，不必在情感上撕裂自己，梦中一样可以望乡，可是梦醒的时候又是何堪？

绿岛小夜曲不是我喜欢的歌，初夏的夜晚却总听见有人在耳边细细幽幽的唱着，这条歌是淡雾形成的带子，里面飘浮着我的童年和亲人。

再也忘不掉的父亲和母亲，那两个人，永不消失的对他们的情爱，才是我永生的苦难和乡愁啊！

一个朋友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最深，不担心你远走，喝过此地的水就是这儿的人了，你必回来。”

水能变血吗？谁听过水能变成血的？

要远行了，此地的离情也如台湾，聚散本是平常事，将眼泪留给更大的悲哀吧。

“多吃些西班牙菜，此去吃不着这些东西了。”

朋友只是往我盘里夹菜，脸上一片蒙蒙的伤感。我却是食不下咽了！

上次来的时候，母亲一只只大虾剥好了放在我盘里，说的也是相同的话，只是她更黯然。

离乡回乡 ~~~~~

离乡又回乡，同时拥有两个故乡的人，本当欢喜才对，为什么我竟不胜负荷？

这边情同手足，那儿本是同根。人如飞鸟，在时空的幻境里翱翔，明日此时我将离开我的第二祖国，再醒来已在台湾，那个我称她为故乡的地方。